

每天晚餐后,我都会到县城资江风光带去散散步。有一处码头,面积不大,全都铺上了大理石。平时极少泊船卸货,一些中老年人就将其开发成了健身地——专门抽陀螺。无须走近,隔大半里路就能听到“劈啪、劈啪”的抽鞭声,声音响脆节奏明朗。每每路过,闻其声,观其行,都会勾起我对儿时玩陀螺的回忆。

那时,抽陀螺是我们农村小孩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原因有二,一是不花钱,全是自己取材制作;二是安全系数高,深得大人们的认可。那时屋前屋后都种有棕树,从树上扯一片棕叶,撕成许多根细条,再束成手指粗一把,绑于一根小木棍的端头,就成了抽鞭(有审美追求的,还会在木棍上系一小段红绸来吸人眼球)。

制作陀螺就不可这般随意了。一是选材要慎重,必须用杂木(材质硬密度大,旋转起来沉稳不发飘)的干或枝。二是制作要精细,想拥有一只顺心应手的陀螺,确是要费一番心力,要有一定的手头功夫。陀螺上面大半部必须是规则的圆柱形,下头小部分要是标准的圆锥形,且着地的锥尖和上端圆面的圆

◆精神家园

陀螺注事

谢卫

心要在同一垂直线上,这样,做出来的陀螺旋转时才能“站如松立如钟”。刀锉在手,要格外谨小慎微,弄得不好,手指就会挂彩见红。精益求精者还会在陀螺的周身刻上花纹或图案,并添描上色彩。这样,陀螺在运转时旋划出的多彩弧线和焕发出的魅力,足以让人赞不绝口。

“万事开头难”是对学抽陀螺的真实写照,抽陀螺最难点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先让陀螺转起来。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双手紧拧陀螺贴地,用力一旋使之转动,随即看准时机横扫第一鞭。抽得好,陀螺就“活”起来,抽得不到位,陀螺就失控倒地得重新开始。另一种是用棕叶鞭子紧缠住陀螺,在距地面一定的高度时用力一甩,陀螺脱离束缚在惯性的作用下开始旋转,随即就不失时机挥鞭将其击“活”。这些个“起步”动作看起来不难,但做起来

却不易。

陀螺转速的快慢全由挥鞭的频率来控制,不过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不是陀螺转得快,而是当陀螺缓慢旋转至东倒西歪趑趄趑趄,甚或几近停转伏地之际,立马来个贴地大扫鞭,陀螺即刻又“起死回生”,方显“挽狂澜于既倒”之绝技,这才能确立其在大家心目中的“舵(陀)主”地位。若是一人能同时将数只陀螺抽转得虎虎生威,并能玩出好些新花样,那定会让人钦美佩服得不得了,视若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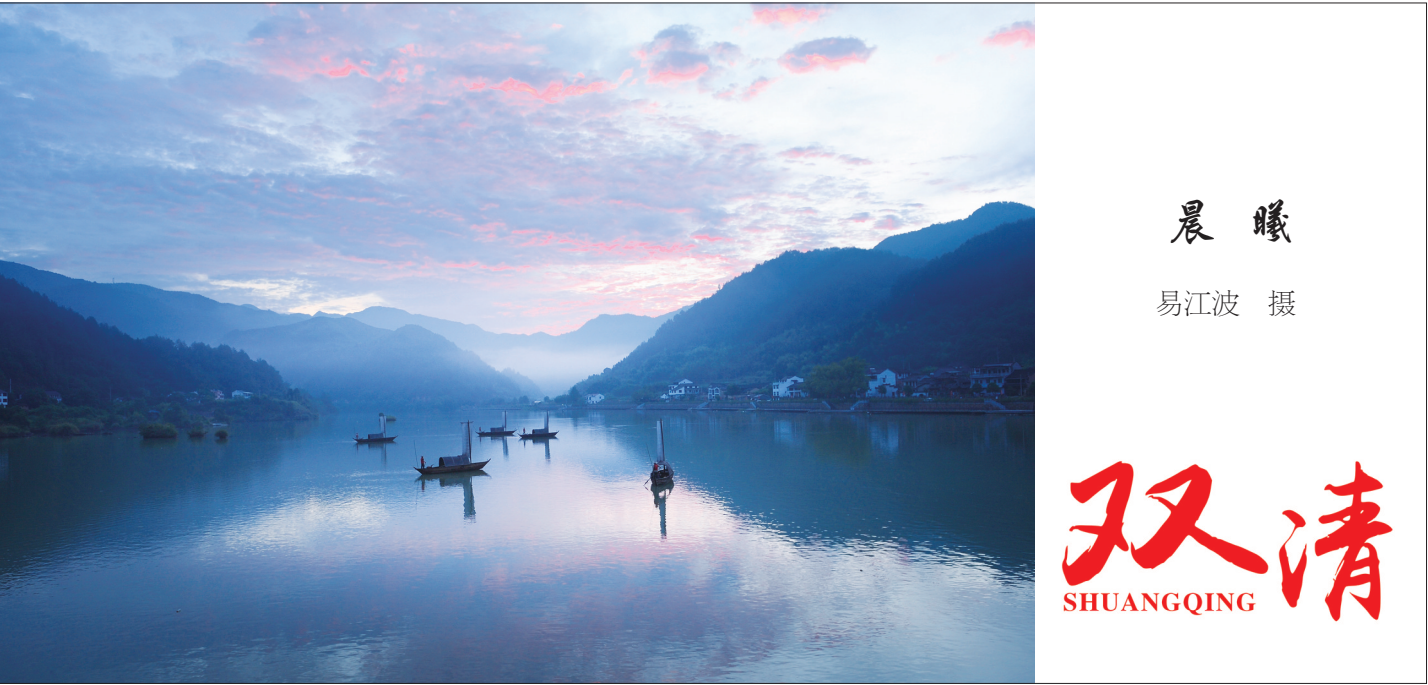
抽陀螺的选地要平坦光滑,村里的水泥坪无疑是我们释放童趣的好所在。一大群孩童常常聚集于此,摆开阵势,忘乎所以地抽转起来。看那陀螺飞旋,听那鞭声清脆,再伴以参与者的吆喝声、旁观者的助威喝彩声,简直成了闹腾的乡间娱乐圈。倘

若还能有三两个漂亮的的小女孩加入到队伍中来,那大伙们就抽得更起劲更兴致了,那种朦胧的意识与纯真的显摆是无可掩饰的。

抽陀螺其实也是辛苦活,我们那时一玩起来就毫无节制,往往一抽就是大半天。停歇下来后,腰酸腿痛手抽筋,但又不敢向大人们“诉苦”,生怕招致数落。可第二天,只要看到大伙们洒洒脱脱抽起来,心里就痒痒的,又会鬼使神差般加入其中,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大伙们在一起抽陀螺,有时也会闹出点是非来。一些个鬼野小孩若见人家把陀螺抽得嗖嗖响团团转,抢了自己的风头,就会故意乱扫一把或横踩一脚,致人家陀螺于“死地”。陀螺“死”,纷争生,先是嘴拌嘴,然后脚踢脚拳对拳。好在小孩记性差气度大,从来不结隔夜“仇”,今天打得“喂喂叫”,明天又玩得呵呵笑!

流年似水,时光飞逝。当年的小孩童如今已渐次迈入中老年行列,而有心于“抽陀螺”这一娱乐的民间接力者却鲜见难寻。(谢卫,任职于新邵县教育局)



晨曦

易江波 摄

双清
SHUANGQING

他乡相聚时,也有不少师兄师弟会提到赵林老师的一些趣事。

譬如,在北京某央企工作的一位师弟就讲了一个他和赵林老师的故事。

“我很遗憾无缘受教于赵林老师,不过我们的宿舍是与他家挨着的,遇见的次数还是挺多的。他有一次看到我在喝蜂蜜就很感兴趣,问了后知道是从自家带来的,于是就要求买。我开开心心地全都卖给他,拿着钱去游戏厅了。”据师弟透露,他回到家里,再带了一瓶到学校,事先还称好重量,整瓶给赵老师送过去。师弟的本意,是又想套点钱,好到游戏厅去耍,那时候两块钱就可以包夜的。“但是好遗憾,我自己说了价钱,也是实在的市场价。但赵林老师犹豫了半天,最终没买,嘀咕着,应该是觉得我特意拿过来卖给他的,不一定是真货。我的第一次做生意,就这样失败了。”师弟不无遗憾地说道。当然在后来,赵林老师还是找师弟买过两三次蜂蜜,应该是觉得品质不错,忍不住还是想买……

师弟幽默有趣的回忆,又一次打开了我的记忆潮水。我记得高二那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段时间内,有全国各地的同龄人给我写信。赵师母当时负责收发室,收发室门前有一块小黑板,每天会更新有谁的信。我那段时间也是不时地从那里经过,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有时候赵师母不在收发室,就会写上一句,要着急看信的可以去她家里拿。就这样我也去过她家里几次,碰到赵林老师,他就表扬我有文章发表在全国级的刊物上了。闻听表扬,我心里很是惶恐不安,原因就是文章开头说的,我心里有点“怕”他。还有一次去拿信,我刚好获得高二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赵老师又表扬了我。而刚好他们要吃饭,他就留我在家里吃饭。那可把一向拘谨的我给吓着了,赶紧说谢谢,然后飞也似地逃下楼去。(李振国,洞口人,资深媒体人、作家)

湘西南诗会

约定

李 斌

眸光跳跃在江面
心事却在桥头,倒悬
岁月静好
坐在,流淌的执念里
掌心沉默
无法靠近自己的内心

拥抱两岸灯火
却无奈滑落了真情的告白
扳开黑夜之门
视线不用过多说话
浸泡着
纯白色的牵念

旷野布满时间的消息
珍藏半年的约定
静心期待
只想端出更多的景深
梦里花落花开
风已奔腾而过

月光如水
不想多说的话,全在
一本唐诗里
今夜已有星星醉在了
回家的路上
(李斌,绥宁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六岭春色

李文明

放眼青黛,一亭钟声
满石阶的城南战事
水彩一样经久不息的梦呓

英雄的前尘和热血
带彩的翎羽,镶满六岭
跌落尘世的高庙潭
蘸满月色,湿了又湿

石门献翠

漫山的烟雨
氤氲了春天的征途
开花的石头,敞开的门
滩涂,鸥鸟,奔腾的水
岸上的芦苇,柔软的水草
满山翠绿的南竹

双江秋月

我羡慕秋月
从砥柱矾升起来又在砥柱矾落下去
你听啊:那些踏浪而行的舟楫
你听啊:那些撞壁回返的渔歌
怀抱里的双江水
水鸟咕咕叫着,掠过
波光粼粼
你的眉梢,充盈的雨露
可以把石门山折叠收藏

有悠扬的琴声和伊伊呀呀的唱腔
新田铺与龙口溪有宽阔的怀抱
任你撒野
而在石门滩
渗过水府庙青黛色的檐角
可以找到山和水,忠贞的语言
让我一次次看见宝庆
(李文明,邵东作协会员)

◆樟树垅茶座

闲话起名

萧致强

我是个退休教师。我有两个孩子,男女各一,女大男小。女孩起名萧珮琦,男孩起名萧勉斋,他俩都在华中科大毕业。

有次,我要珮琦去网上查查,全国有多少个“萧珮琦”。当天下班回来她就高兴地告诉我:“全国就一个‘萧珮琦’——鄙人!”我反问:“哪一个?”她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鄙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也高兴:“那就是说,全国目前没有第二个‘萧珮琦’喽?”“那当然!”她又挺胸腆肚,反背双手,简直得意忘形。我也很满意,在心里盘算,这名字起得可以。

我又嘱咐她明天给弟弟也查查,她没有怠慢。但是第二天回来,她却沒有昨天高兴。我问原因,她撅着嘴巴回答,有四个“萧勉斋”。我虽没有昨天高兴,但还是很满意……如此,我给女儿起的名字打了八十分,给儿子起的打了个“勉强及格”。或许有人会问:“何止八十?应该打满分。”我笑着摇头:别急,且听下面分解。

高兴之余,冷静思索给孩子们起名字的往事,很受启发。首先,我想到,名字这个东西,是人的符号,贵耳忌同,否则会给社会和本人带来许多麻烦。“刘李张王”这样的大姓,求异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其次,我想到起的名要有“语音美”,叫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能给人亲近舒服之感。我的儿子曾经就读长沙

某中专,当时他年纪尚小,报到那天,我亲自把他送到班主任面前。班主任是位温柔的女性,见我儿子的名字起得好,就慢慢读了出来:“萧——勉——斋。”读完还轻轻舔了下薄嘴皮。说实话,那一刻,我比阿Q还欢喜。第三,名字所用的字,笔画不能太多,也不宜太少,更不能太生僻——让人见了就犯难、就“怕”。怕什么呢?叫错了逗人笑话。我给两个孩子起的名字,每个字保持在十画左右,书写不难,而且读过中学的人都认得。浊音太多的字读起来缺乏舒服感,太多的笔画会给孩子带来终生的负担,生僻的汉字也被人们视为畏途,都不可取。第四,在做好上面三点的前提下,寄予点父母的厚望。例如我女儿的名字“珮琦”,在武冈方言里谐音“慧迟”,说她智慧一般,要笨鸟先飞。儿子“勉斋”,也有希望他发奋读书的意蕴。或许是名字给了点鞭策吧,两个孩子都是华中科大的毕业生,虽无大的作为,但也能做到自食其力。

我是井底之蛙,见识不广。在我的见识范围内,我最喜欢的名字是中科院院士姚守拙先生的名字。我想,他的父母一定很有学问,很有涵养,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一定在“求异”这个关键点上下了一番苦功夫。

(萧致强,武冈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人物剪影

追忆赵林老师

李振国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老师,且每一位老师都是值得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去怀念他们的。被洞口一中众多毕业生称之为“洞口一中‘国宝’级的语文教师”赵林就是我一直记得的老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赵林老师并不是我们班的“法定”语文老师,他只是以代课老师的身份,给我们班上了一个月的语文课而已。但就是在这一个月代授课的过程中,让我牢牢记住了赵林老师。现在,听到他已仙逝的消息,就激活了我思想感情的潮水,我觉得必须在现在写下这篇文章,以作为永恒的怀念。

高二那一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王宏山告诉大家,他要出差,后面一个月的语文课就由赵林老师来给我们上。其实那时候,大家对赵林老师并不陌生,他的威名,同学们早就如雷贯耳。正己冠、肃己容,是我平常看见赵林老师时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记忆中,他一直是中山装和黑皮鞋,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一丝不乱,手臂夹着教案,不苟言笑,看上去十分严厉。说实话,当时是有点“怕”他。

赵林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语文课是《五人墓碑记》。我记得,他上了半堂课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提问:“在这篇课文中,使用最多的五个虚词是哪几个?”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一头雾水。对于这个问题,被点名的数位同学没有一个完全答出来,也没有一位同学能够自告奋勇站起来回答。

那一课,赵林老师是给了我“当头一棒”的。其实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都反思过,为什么赵老师会那么提问,而我又回答不出来这样的问题,是赵老师提问的角度过于刁钻,还是我学语文课实在是不得要领呢?当时我没有答案,因为现实不允许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多年以后,我走向社会,进入媒体圈工作,从事媒体消费行为研究。记得一些教授给我们上培训课的时候,就谈到了有关逻辑的问题。当时有一位培训的老师要我们谈谈自己在过去,可能接触到逻辑问题的经历。而我在那时,忽然想起了赵林老师提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很简单,《五人墓碑记》是一篇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碑文,文章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题外有情,题外有旨,开人心胸。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作者肯定需要使用大量的虚词来强化、转折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对于这篇文章而言,虚词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都知道,由于虚词在数量上要比实词少得多,而重要性不亚于实词,甚至大于实词,因此虚词在交际中的使用频率比实词要高得多。同理,在《五人墓碑记》这样的文章中,虚词就非常突出了,尤其是那些重复使用的虚词,就会特别的扎眼。我把这个小小的故事讲了之后,一起接受培训的媒体人都笑了。所以,我觉得,赵林老师就是我逻辑学启蒙的老师吧。

后来,我也多次想过,以后回老家时,要到一中去看看赵林老师。但是随着工作的四处奔波,回老家的次数真的是太少了。当然,偶有一中的同学在